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宣室志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壽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貢生臣王鐸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宣室志

小說家類二 異聞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宣室志十卷補遺一卷唐張讀撰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讀字聖朋而唐
書藝文志載讀建中西狩錄十卷註曰讀字
聖用僖宗時吏部侍郎朋用字形相近未詳
孰是其書所記皆鬼神靈異之事與干寶搜

神任昉述異體例相近雖小說家言不無涉於荒誕而唐人著述流傳既久亦時足為考証之資其補遺一卷舊本亦題讀撰然諸家書目皆無之疑刊刻者撫他書所引載於後也宣室之義蓋取漢文帝宣室受釐召賈誼問鬼神事然鬼神之對雖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題誌怪之書於義未當特相沿習用不覺其誤今故仍其原題

而附訂於此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宣室志卷一

唐 張讀 撰

李揆於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牆圯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蟇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二缶蓋之客曰夫蝦蟇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

啓視之已亡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
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
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
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
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
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
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

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譟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卧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

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歷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為業一日耕於野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得而

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為窟韋乃命左右挈帚盡為掃去且曰為人患者

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為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為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為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

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顥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麵
為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
遂為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
既坐顧謂顥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間唐天子網羅
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
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我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
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顥

謝曰顯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顯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繒為顯壽顯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顯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顯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繒為君壽

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
間以避再來也顯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
羣胡又詣其門顯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
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顯
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
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顯曰謹受教
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
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

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顯曰若誠有之
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
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
此名消麩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顯曰何以識之吾嘗
見寶氣亘天起於太學中故我為君而取然自一月
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
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麩蓋以麥自秋始
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

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顓即以數斗餘致其
前蟲乃食之立盡顓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
夫天下之竒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
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蟲又金
篋扁之命顓致于寢室謂顓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日
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
函而去顓自此大富治園田為養生具日食梁肉衣
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

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顯既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

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
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
竒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
之喜謂顥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
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
顥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顥即執胡人佩帶從而
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
遊龍宮入蛟室竒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

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已而又以
珍貝數品遺顯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
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大歷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
有禍尋為官得罪謫為澧州司馬既至以江中多蚌
偃喜以為珠可得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
及朱泚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
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倍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太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罹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
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
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
數千鈞鎮於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
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太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
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太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
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

躑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
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為明
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既出師無何麾
槍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
槍折者軍必敗衄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
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敬玄
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

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為常後捨家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太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嘗因入朝既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

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
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
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丐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
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
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
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鏤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
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
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

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鵠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

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儻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廨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汁置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

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
公命割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
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
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
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
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
歲在北門有人以董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
董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

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聞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

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為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栢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

孤秀後當遨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
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
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
棒子音奉即荷竹
索而販者即搞而於商山餽焉或有問師所

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棒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
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
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棒子而餽焉
僅數月遇棒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

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棒子年甚少謂
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
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
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
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
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
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
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寘洞口以壅其流三

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
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
麗真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攢峯迴
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榦子曰僊都且近何
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
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
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榦子引契
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

尋榘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
繩系一竹索自山頂縋下榘子命契虛瞑目坐索中
僅半日榘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忘已在山頂
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榘子指語此
稚川也於是相與語其所見有僊童百輩羅列前後
有一僊人謂榘子曰此僧何為者莫非人間人乎榘
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
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

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為誰，乃於此瞬目乎。棒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迺隋氏宗室，嘗為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

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
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
子即而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
昭明契虛慄然背汗毛髮盡勁既而又見一人卧石壁
之下榘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
而至此者於是榘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
歷契虛因問榘子曰吾向者謁覲真君真君問我三
彭之讐言我不能對榘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

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僂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僂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

關東回重至契虛舍而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僊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

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

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

宣室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宣室志卷二

唐 張讀 撰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閤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鏽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閤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以夢白於

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

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
吾有子聳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為使者聞汝善
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
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為大王往蜀是棄相國
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
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為
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廟後
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

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誼闐有聲
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
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寃者數人
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
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為
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
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
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

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爾趙即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為金天王所攝為聳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

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
託馬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革陰
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
相國訊汝但言為我使遣汝為裨將無懼即以數十
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
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
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
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

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即命釋趙而署為裨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敝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為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二人相

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為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
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
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
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
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
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算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
之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

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
可乎袁生聞而懼即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祟
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
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
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為風日所侵剝且甚
又日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
赴訴於子子以為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
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

為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
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
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
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
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
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
其簷宇摧頽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
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

不忘夙約今日勞動車駟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為而得罪以至於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在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使其身自遭沈疾亦安得知其魂為余之所繫哉神又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

字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為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為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教師者卧疾沈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

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
於貨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
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
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
爾何為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
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
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
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偽曰敬受教後旬餘

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為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甬負畚詣廟盡去神像上下殘毀掃無孑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為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

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淫潦
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
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
為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將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
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後月餘吏有罪
袁生扑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
峽忽遇一白衣立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
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

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讐爾袁生
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為罪我而為讐也神曰道成
雖為僧而餘福尤盛故吾不能為災今君祿與命衰
背棄宿約故吾得而為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
日竟以憂卒

王鐸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
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
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

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鏹甕時元
和中也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
叟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
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革煥鞭
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
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
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乎且有癘鬼在

君邑中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
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
愈

王鶚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於
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自堂
之前軒而降立于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
一家皆見之崔澤懼而且惡命家童逐之已亡見矣
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

允後月餘卒於郡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計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為讐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為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

人領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嘗為司空范希韓從事于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為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爰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為常衙將簡郢與無為弟子法真善嘗為郢語之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延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為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

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朗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產齊

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
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
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
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
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麟甲鬃尾
若龍之鬣鬣嘶鳴真篋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
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
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

以獻上大悅詔內閑廐異其莠拳命畫工圖其狀用
頒示中外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輩
挈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
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
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致掌
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
曰君幸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即又置肉

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
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聲亦遠
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滿於地明日因以血蹤追尋
之入里中民家即以事問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
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薰又以
事來告其民若符所怪殺而食之

郭司空釗太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閹者甚謹
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

匹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
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
大異之且訊其事聞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
非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
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崗之上其下龕宇軒豁可居
窮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孥病足而偃常策杖行乞於
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得食必

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卧於龕中時大雪
叟貧無衣裸形就地且戰且慄羣犬俱集於叟傍搖
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衛叟肢體由是寒威
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於龕中羣犬哀鳴晝夜不歇
數日方去

宣室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宣室志卷三

唐 張讀 撰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
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樞汗而且喘若涉遠而
殆者圍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
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扑馬圍人無以辭遂受扑至
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圍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圍人

卧於廡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
至廡中且嗥且躍俄化為一丈夫衣冠盡黑即挾鞍
鞭馬馳騁而去行至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
馬馬竟躍而過黑衣人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
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為犬圍人驚異不敢洩於人
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圍人因尋馬蹤以
天雨新霽其為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
其蹤方息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

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
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
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
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
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衣者
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噍類矣黑衣人曰
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穉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
彼有字當即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

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唯而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繫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入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祭其冢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惡盡殺之以歸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

以愧諸

相國王公縉大厯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
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
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犬長尺餘
質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
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
於踵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為縉雲
守也

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沈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
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
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
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
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
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
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
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掾

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
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
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
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
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為夢遊爾時天
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
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為
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

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
凡八十有五今何為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
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
忽亡所見自是卧疾後三日而薨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
家以陰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為僧時所奉師來慰
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為一官
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

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
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綉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
中人諠言將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
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
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阼錄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
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
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叅軍事府主近
師弟子故以為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
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
喜且以為上將用我既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
吏卒十餘為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
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
馬人物誼誼然聞咽於路槐影四矗煙冪迤邐城之
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
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

使命詵下馬詵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
簷宇櫛比兵士甚多又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
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
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
武士數十具甲倚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
人綦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
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
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

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
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
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
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
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寬宥無
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
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
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

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
下栽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
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
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詵者高宗及天
后果夢中所見也

開元中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
門既啓鎖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泊天將曉
其導從羣吏自外見慎矜門外有一夜叉長丈餘狀

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門火吻電眸不顧左
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
其夜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
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為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為妾後數年吳
生出宰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
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
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

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
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
轉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窮狐兔所
在而劉氏俛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
盡矣生始疑劉氏為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生鹿獻
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
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
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

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
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义爾目若電
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
近而夜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
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
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
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經旬餘莫

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
立者隱然紋綵郡民且以為怪峴聞之往觀焉望其
衣粧甚肖已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峴驚
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義長丈餘甚猙異
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
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沈沈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
寤困懼且甚其夜義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
食飲某一日夜義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

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為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為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五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為有異志棄我乎使我再不得近汝也從此別

去矣夜叉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圖
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
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呵吸聲
而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
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固知其怪惡
而且惕久之聞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
少肉置掌中幸無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於地

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訖又出手越石
前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
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
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
妾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
乃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
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
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馳走不敢返顧明日窮

其跡於垣上下有過蹤越石曰此夜又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又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又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陳黃石何為不歸我皮連聲不已經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時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至會昌二年卒

於藍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

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
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為樂廡後省過折
節讀書以詩名稱之累為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
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
酒兼能之雅為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都恃功負
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貞巡屬
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貞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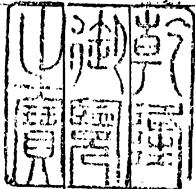
畏武俊而奉士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貞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貞大喜以為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今夕豈無嘉賓韻士願為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無名人其僚屬庸猥恐其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愆責吾之任也士貞強之太守曰錄事叅軍李某願以侍談笑士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貞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貞甚

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
視生覩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貞叱左
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
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
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
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
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窘無以自資由是好
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

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
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
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
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而及
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
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
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
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貞醉悟急召左右

往獄取李某首來左右即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
士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
守因歡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
寬不加罪為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
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為召
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
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
何為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貞笑曰

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宣室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宣室志卷

四至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人睿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檢討_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謄錄貢生_臣王鐸

欽定四庫全書

宣室志卷四

唐張讀撰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
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
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
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
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

間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為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尚為所繫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為我解其縛使不為君家囚幸矣周生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

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鷺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黯其翼噉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

言訖遂去後果七日有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經食頃東向而去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履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橐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

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
在莫窮其處經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
愕告於韋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於前明
日仍失其屐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
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
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為白鳥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
卒飛而去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

西有大湫中有鱷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
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
而盡為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
既至之三日問民間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鱷魚
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
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
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陳於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
無為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震

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巨鱉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為潮陽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鱉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

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為將
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
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
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
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嘖然其容憂惶不暇
顧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
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為計不然亦與敗
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

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
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
得不捨之亦吾是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於
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
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
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
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

歸置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
魚以喙嚙嬰兒臆泝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
魚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合沂異之乃視
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泝益懼焉明旦以魚投伊水
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泝自後不復
釣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
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

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
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
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
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
鬣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
勁即匿身蘆中以聽之俄聞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
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
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

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酌其直既而餘百錢
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
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直成益竒
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
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
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
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

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
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
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
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
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
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
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
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

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
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
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
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即命其子
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
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
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疏
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

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是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

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為蔡公郢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為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葦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為他怪因攬

其袂以力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翦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翦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

長慶中裴度為北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欲構火趙見一黃衣人

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
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
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黃衣者
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命棄去復一日晝寢
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達嘗
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達拒之使者曰冥官
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達曰某非屬龍

者君何為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
龍者公達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
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年其
父曰屬龍果公達之所夢也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
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邠江
至泥陽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
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扁鐫

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
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
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
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
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
行矣觀驚且志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吾子運
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即牽觀袂去榻觀迴視見其
身尚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

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
魄扶之使然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
不能為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
念觀謝之因問靈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為
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
雖關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
草茸密紅碧如毳毼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

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
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
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
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
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為次子我生
北城侯氏為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
曰吾聞人死當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
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

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為不道寧桎梏可及
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
而開廣丈餘觀驚惕惶惑忽有人牽觀者回視其人
盡體生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謂觀曰師何往曰
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
久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
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
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已身在

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
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
二土偶神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
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
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
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言事往往竒中嘗為沂
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若似童兒吳楚之

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歷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
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
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
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
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
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辨其
為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何
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懾疾回步未十數

遽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生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湏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為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

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餓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步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湜受賈餗恩今當匿於湜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湜門召湜出廳諭之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湜度其勢不可以理辨則抗詞拒之部將怒執詣士良所士良使戮於轅門之外時湜弟湘在河東郡居是日湘與家人見

一人無首衣綠衣有血污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
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宣室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宣室志卷五

唐 張讀 撰

滎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
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
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
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
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

下聞廟西空舍中窅窅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

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
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
不為害爾何為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
之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
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
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
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
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

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縱橫入里中眈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

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
盜殺吾眚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
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
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
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
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
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
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

時太和中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還楚讀書退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日柔搦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即遷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貨用大饒為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見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

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狀貌愈少而髮之禿者盡黟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竒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胗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

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為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質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處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

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
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即問之應曰柳
將軍遣某送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
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纖整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
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
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
入之可乎既不足懼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
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

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冑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復歲餘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杓長丈餘有矢貫其柄即將軍所執之瓢也

太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劈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寬自大理評事解縣權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僮伐一樹既伐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具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在禁軍中

有厲泉縣民吳偃者家於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為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即於東北

隅窮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
內口甚小然穴中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
挈之而歸然兀若沈醉者會有李道士偃請符術呵
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
樹空腹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
病始愈

有董觀者嘗為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
弟王生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

館中王生既寐觀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既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顧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梃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梃搯其首其軀若草所縮梃亦隨其中而人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觀慮其又來迨曉不復寢明日訪館吏吏曰此西數里有

古杉常為魅疑即所見也即與觀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槎貫其枝柯間吏曰人言此為妖且久未嘗驗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客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率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

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
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客談笑極歡
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擯既
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於
是緝絲為緡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
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緡繫其臂牢不可解聞牖間
云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侮耶遂引緡而去至
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

株甚蕃茂而緝繫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
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絕矣

靈石縣南嘗夜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
者元和初董叔經為河西守時有彭城劉皂假孝義
尉皂頃嘗以書謁董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
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狀絕異皂馬驚而墮久之
乃起其路傍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為劫
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

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皂往視之果已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絕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木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雪霽後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竒之以為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

之不憚月餘梁生父卒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
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
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
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為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
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
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
藜苧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孳

如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
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
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
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
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
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
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
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為妖遂徑

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
曰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
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
官數任而卒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
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郟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
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

府其銘記文甚多與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
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
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
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
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
者實中宗之廟諱真為睿聖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
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歷數久長也後中宗
立極樊文男欽貢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
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
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
鹽田剗室廬潰邱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
生墓前後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其
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
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
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鮫鱷常為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

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鷄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且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

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
因名其地為石銘里蓋因字為名且識其異也後有
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
自尚書郎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
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
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
泉人無有識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子死元濟拒命詔鄰

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
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
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為銘封人得之
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
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辨其義焉
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
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為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
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

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
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為一方帥
並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為已
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酉字也障車
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退守其所也推而
言之則已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
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
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已

百馬於是度益竒卒之辯擢為裨將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週迴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
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太和中出守其山一夕
雲物曛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
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
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

宣室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宣室志卷六

唐 張讀 撰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

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此而死爾勿泄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於道不得歸懼既甚遂

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郭鄴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彤嚮間常有一物如猿獮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

意求索必與鄆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
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
絕一日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
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鄆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
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
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鄆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
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鄆既興
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語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

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為金
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
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
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
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
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
歡張生預焉訪之即安品子之第也品子善歌是日
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舉

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高山舍於館
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
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
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
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
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
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遞酌已而王

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
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
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
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沈吟又
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
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滯捷才既而
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侑酒佐歡命玉山召蕙娘來
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

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
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
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
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
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
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
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
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

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
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
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
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盃亦亡見矣璟自此被疾
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
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為鬼所宅
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鑱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

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為祟耶
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
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濡濕即起見已
之卧榻在庭下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
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
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
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
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

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
若真有所訴當為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
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
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
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
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治城屋工人伐我封
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
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寃儻

君以仁心為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

矣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食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

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劍置於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搵生胸右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搵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

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媪謂書生曰吾將與合
矣君且觀我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
又為一媪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為何
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
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祟耶媪笑曰君言過矣果有
術士欲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
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
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

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壓蟻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嫗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嫗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嫗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為一嫗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驚曰吾死乎嫗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嫗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

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處窮之下至丈餘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信其媪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廢中羣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樞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廢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為粧奩間物沈有愛妾馮月

革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
夜有時失去曉時復還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
之敗不知所在

馮翊嚴生者家于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
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馬生持以示於人
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于廂中其後生遊
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之中有
奇寶願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

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泠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杜陵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

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為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
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花中真塵外
境也願偕往弇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
氏亭撐空危危擴然四峙門因花闢砌用煙壘弇望
之不暇他視真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見
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
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香眇代不可識有
一人望弇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堂斜欄層

幕既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為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為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為何所女郎亦何為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慮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為疑即命酒樂

宴亭中絲竹盡舉飄飄然凌玄越冥不為人間之聲
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
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可乎
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
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為耳羣仙
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事具靈仙
篇曰吾有寶三馬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
將余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

瑩洞徹顧謂弇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麤
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曰
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
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
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
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
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
乎乃玉清宮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為直而易之弇由

是連甲第居廣陵中為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啓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於體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謗以為多

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且及禍
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即以所夢具告于隣伍
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垣下炯
然有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即馳往
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人數輩夜尋其
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與
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錘直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
一金龜長二寸許製度竒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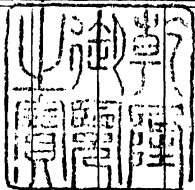
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硯其劍澹然若水波之色雖利能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為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刊缺乃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奇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為古之珍翫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

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太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為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復持以北也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

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啓請案據得以名聞
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
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
殼還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
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
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羸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
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宣室志卷六